

# 奶奶，您也曾年轻

MAMA NINGYE CENGNIAN QING



# 戏剧集

## 妈妈，您也曾年轻

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责任编辑 言 弓  
封面设计 林资奇

**妈妈，您也曾年轻（戏剧集）**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东四八条52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广州江南印刷厂印刷

字数232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10

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广州第一次印刷  
印数1——2000

---

ISBN7—104—00079—8/I·29 定价2.90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金沙梦.....      | 袁润澄 | 1   |
| 悲欢小院.....     | 张晓然 | 71  |
| 妈妈，您也曾年轻..... | 张莉莉 | 158 |
| 他向我们走来.....   | 黄心武 | 213 |
| 龙凤店.....      | 李志浦 | 264 |
| 后堂审子.....     | 连裕斌 | 279 |
| 安安送米.....     | 李志浦 | 300 |

# 七场现代粤剧

## 金 沙 梦

编剧：袁润澄

### 人 物

彭 海——乌沙滩公社党委书记

郭爱金——社员，彭海亡妻之妹

打石妹——社员

梁 忠——公社党委副书记

郭守成——公社管委会副主任，彭海的岳父

老虎威——沙尾大队党支部书记，打石妹之兄

剃头昌——社员，理发员

肥 肥——社员，剃头昌未婚妻

赵雅风——社员，老知青

梁带娣——社员，赵雅风妻

郭先生——港商，赵雅风的舅父

男女社员、民兵若干人

## 序　　幕

〔八十年代第一个初春。  
〔南海岸边乌沙滩公社。  
〔滩头。石崖上刻有“乌沙滩”地名。  
〔海天茫茫，风嘶涛吼。  
〔一声长哨，打石妹挥舞小旗上。

打石妹 爆石啰——

〔幕内众声：“爆石啰——”  
〔彭海身背行囊，兴冲冲上。  
〔幕内合唱：

看沙田，乌朦朦，迷烟阵阵，  
放远望，光闪闪，雷声轰轰。

彭 海 （唱）走捷径，彭海我，今来赴任，  
趁春风，顾不得，泥坑水凼。  
抬首望，乌沙滩，路将近！

打石妹 （挥旗截住彭海，接唱）  
暂禁通行！

彭 海 放炮爆石？  
打石妹 （不屑一顾，冷冷地）围海造田嘛！

彭 海 地广人稀，还来这套？

打石妹 乌沙滩人行鸟运，不玩沙弄石，难道淘金！

彭 海 （触目地名，兴奋地）这个“鸟”字看来要改一改了！

打石妹 （冷嘲）又改鸟为红？

彭 海 不，改鸟为金！  
打石妹 （傲然审视彭海，冷笑）白日作梦！  
彭 海 （坚定地）这梦定能成真！  
〔幕内哨响。  
打石妹 （命令）立即闪避，免得碎骨粉身！  
〔彭海避下。打石妹吹哨还旗，四顾无人，跑下。  
〔梁带娣惘然若失地上，冲向禁区。  
〔彭海扑上，一手拉住梁带娣。  
梁带娣 （企图挣脱）放我，让我去死！  
彭 海 （将梁带娣扯离禁区，责问）你为什么要寻死？  
梁带娣 （哗然大哭）……  
〔民兵押着挂牌游街的赵雅风上。  
民 兵 （呼喊）逃港有罪，罪该万死！……  
〔梁带娣扑上前，紧抱赵雅风的腿。  
彭 海 （见赵雅风身挂的牌子）赵雅风？他不是当年的模范知青，种蕉科研组长？……雅风，你为什么要逃港？  
赵雅风 我……熬不下去了！  
民 兵 乌沙滩谁熬得下去啊，就你想发财！  
彭 海 （稍思）把他放了吧！  
民 兵 放？  
彭 海 放！  
民 兵 你是……  
彭 海 你不认识我吗？我就是十年前来这里搞过运动的彭海呀！  
民 兵 （恍然大悟）啊！新来的乌沙滩公社党委书记！

(立即给赵雅风松绑)

梁带娣 (惊疑) 我丈夫不用解去劳改?

彭 海 对, 就在这儿劳动, 改造乌沙滩!

[梁带娣感恩不迭。夫妇俩及民兵同下。

[炮声隆隆, 天摇地撼。

彭 海 (环视眼下山河, 无限感慨, 唱)

流得出油的土地,

却留不住它的主人!

(仰天长啸) 穷啊!

[“穷啊!”彭海的声音山回谷应。彭海毅然地将从赵雅风身上解下的绳索扔进大海。

[绳索溅起一海浪花。

[天幕上叠印剧名: 《金沙梦》。

## 第一场

〔半月后。〕

〔沙尾大队村头。〕

〔盘根老树下，有间破旧的理发店。小河绕村而过。河边，数级钉步，木桩上拴着船缆。隔岸，田野荒芜，茅寮破烂，景象古朴而萧条。〕

剃头昌（诗白）

一间店铺开村边，一把剃刀三代传，  
管他谁个当皇帝，一样“靠刮（理发）”搵饭  
钱！

〔朝幕内〕肥肥——开店！

〔沙田姑娘打扮，一身土气的肥肥啃着甘蔗应声上。〕

肥 肥（有所发现）大吉利市！一开铺门就见到输  
(书)！

剃头昌（拾起地上的书）好意头呀，这是贵人之物哩！

肥 肥 贵人？

剃头昌 我们公社副书记的。

肥 肥 你又知！

剃头昌 你看，《孙子兵法》，他呀，一天到晚就捧着这本书！

肥 肥 你也看看吧，说不定也能捞个书记当当！

剃头昌 剃头不好吗？书记的头照样要给我刮！

肥 肥（取过书，随手翻开）这句划着红线的说什么？

剃头昌 (念) 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……

肥 肥 怎解?

剃头昌 怎解? (稍思，偷偷地亲了肥肥一下)

肥 肥 你作死!

〔梁忠寻书上。〕

剃头昌 我是解给你看嘛，这就叫“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”!

肥 肥 嘿! (扔掉书)

梁 忠 这是举世闻名的经典著作! (鄙视地) 哼，倒转也没滴墨水!

肥 肥 (又羞又气) 是啊，哪象你梁副书记呀，一肚子黑墨水!

剃头昌 开工吧，你又不是想争官做!

〔两人嘻笑着入店干活。〕

梁 忠 (忍怒地，唱)

往日“坐正”，放屁人惊怕，

今当副手，小鬼竟来欺!

退位只因，穷帽摘不下，

可恨彭某，他大动刀耙!

哼，砍田种蕉，大搞承包……将我棋局全盘拆……

(续唱) 待我巧弄兵刀将暗网撤，

定要你身败名裂，还我乌纱!

今日你想开社员承包会? 我就借用几锤锣鼓，让老虎威来演杂耍! 找他去! (下)

〔彭海内唱：

种蕉会，开到大天光! (上)

几昼夜来吵吵嚷嚷，

喉咙争沙未决方案，  
改田种蕉前景辉煌！  
患只虑，人心隔肚肠，  
患只患，还有人要拆墙。

剃头昌 彭书记！

彭 海 啊？啊昌！（四顾，感慨地）十年了，还是老样子……

剃头昌 不，我老子手时就没有这现代化！（指指架在头顶上的扯风帆布）来试试我的手艺吧！

彭 海 好，剃剃须，看看你父子俩谁个强？

剃头昌 当然一代胜一代啦！我质量三包，你定赞赏！（让座）

〔肥肥一直忍笑。此刻，边啃甘蔗，边为彭海扯风纳凉。

剃头昌 （剃须，唱）

我，剃头昌，  
人称“铲毛”阶级，  
闻名近远！  
祖传绝技，  
（突然有所发现）别动！（一刀朝彭海的鼻尖剃去）不用怕！（续唱）

你看给我一剃，  
苍蝇分身两边！  
我又名路边社主编，  
不出铺门，尽将天下见。

彭 海 说点新闻来听听！

剃头昌 你来只半月，却有不少言传。  
彭 海 啊？  
剃头昌 听说你自夸能为滩头挂金匾？  
彭 海 你说我有这胆量吗？  
剃头昌 唔，就怕你碰个额破头穿！（唱）  
十年前，你顶黑线，  
被刮光头站台前，  
莫错估沙滩已罢战，  
如今一样会抓辫！（音乐不断）  
当年是我老子给你刮光头，不要到时又要由我……  
彭 海 多谢提醒！……有一问题，想请教“主编”。  
剃头昌 你说。  
彭 海 请问贵乡有靓仔靓女吗？  
剃头昌 （诧异地打量彭海，自语）他早就死了老婆，莫非……（一转念，对彭海）啊！有！敝乡山水美人也美，最出名的有三位公主。  
彭 海 是哪三位？  
剃头昌 一位是冷面公主，一位是苦面公主，还有一位——〔肥肥忍俊不禁，“嗤”声笑了起来。〕  
剃头昌 就是这笑面公主！  
〔彭海细视肥肥。〕  
剃头昌 （醋意地）老哥，这一位……哈哈……  
彭 海 阿昌，勿误会，我是想来挑选宣传员，组织个种蕉宣传队！  
剃头昌 真要种蕉？  
彭 海 是呵，将来还要搞加工，办出口，让你们都当工人！

肥 肥 (惊喜地)当工人?  
剃头昌

肥 肥 (美美地)到时我就着“玻璃衫”，“辣椒鞋”……

剃头昌 是呵! (凑近肥肥)乾隆选美呢，拿出点味精来!  
(对彭海)彭书记，我立即把人给你召来。(下)

彭 海 妹仔，你叫什么名字?

肥 肥 肥肥……嘻嘻……

彭 海 你会唱歌吗?

肥 肥 (点头)我会唱《诉穷歌》……(唱“沙田民歌”)五万亩田万双手(哩)……  
莳田莳到九月九(啰哩)……  
咦，羞死人啊!(掩面进店)  
〔幕内，剃头昌：“苦面公主来啦!”  
〔郭爱金忧心忡忡地上。

郭爱金 姐夫!

彭 海 呵? 苦面公主说的就是你!

郭爱金 哼，又种蕉，又选美的，光忧你，我就够苦了!

(唱)

你来半月间，挂烂我心田，  
事事担惊，时时怕险。  
忧你踩出边，忧你落错船，  
忧你不拜地头，不知深浅，  
牙齿印一脸!

彭 海 (唱)

劝我莫忘削发苦，  
顺风驶哩稳行船。

郭爱金 (唱)

你就是不肯听忠言！

彭海 (接唱)

这话你唠叨不知多少遍！

(唱)

我唱高音你松弦，  
冷水泼上脸，(吓唬地)  
若再论长道短，  
休怪你姐夫不念亲缘！

郭爱金 (撒娇地，接唱)

姐夫只识欺负我，  
见了我爹心就软！  
莫行，莫行，等下，等下，  
看我煽红油锅煎白鳝！

向爹告状去！(下)

[剃头昌边喊边上：“冷面公主驾到！”]

剃头昌 彭书记，这冷面公主又名打石妹。

彭海 打石妹？(朝幕内看)好象在哪儿见过面。

剃头昌 但你也许还不知，(凑近彭海)她是梁忠的朋友，

“老虎威”的妹妹，嘴利过刀，专剃眉毛……

[一团软泥飞来，刚好粘住剃头昌的嘴巴。“铲毛仔，你找死！”打石妹入随声到。

打石妹 (冲着剃头昌)你说我什么？

剃头昌 我……没说呀！

打石妹 看着本姑娘的眼睛！

剃头昌 （勾魂似地）真靓！（灵机一动）我是说过……  
（唱）

我说你生得靓，靓过天仙。

我说你高中毕业，今是电大学员。

我说你曾在特区搞过美展，

会雕花凿字，善写能编。

打石妹 （飘飘然地）就这些？

剃头昌 还有……（续唱）

我还说你好比红杏出墙，

惹得蜂狂蝶乱！

打石妹 你！

剃头昌 我……（知失言，马上改口，续唱）

我是说你的现代化思想，

倾倒我这班“卜佬”青年！

〔打石妹更是洋洋自得。彭海赞赏地打量打石妹。

打石妹 （鄙视）书记大人，不用搽脂抹粉给你选吧？

彭 海 （一震）……

打石妹 打石妹不是大众脚盆——人人都使（洗）得，让我先考考你！

〔剃头昌示意彭海当心。并召唤肥肥出来看热闹。  
肥肥上。

彭 海 （不以为然地）姑娘，请教！

打石妹 请听！（唱）

请问书记有何抱负？

彭 海 (接唱) 我样样都想争头名!

肥 肥 (凑近打石妹) 野心不小!

打石妹 (接唱) 凭何本事争第一?

彭 海 (接唱) 不走坦途寻险径!

剃头昌 好, 有志气!

打石妹 哼! (接唱)

你将事业当成赌博,

想下险注搏大贏!

肥 肥 这一招厉害!

剃头昌 屁!

彭 海 (从容地) 这不叫赌博, 叫拚搏! 乌沙滩穷在哪里?

剃头昌 (冲口而出) 吃大锅饭!

[肥肥惧怕, 慌忙掩剃头昌嘴。]

彭 海 阿昌没说错。要将穷根断, 非下大手术不可呵!

(唱)

要扔掉旧框框, 找寻新路径。

破“只种禾米”, 搞多种经营,

种万亩香蕉, 以副业取胜,

投百万巨款, 把加工业振兴,

还要让蕉香飘洋过境,

大唐门户, 将紫气迎!

(“七字清”)

从此滩头威到顶,

捧来金碗, 把钵头扔!

[剃头昌、肥肥陶醉了。]

打石妹 (旁唱)

他对答如流声高气盛，

剃头昌

肥 肥

(旁唱) 铁扫把遇上石地坪！

打石妹

(旁唱) 我定要抓到你把柄！

(突如其来地，对彭海) 你的缺点是什么？

彭 海

不自量力。

打石妹

唔，看来你是有这么个大毛病！

彭 海

你怎么就不间断问我的优点呢？

打石妹

(一震，旁白) 真狂妄！！(故意地，对彭海) 我倒看不出你有什么优点！

彭 海

我的优点是自信！若乌沙滩人都能自信，定可振翅鹏程！

剃头昌

打石妹认输算了！

打石妹

输？哈哈！彭书记，你读过哪些巨著呀？

彭 海

《资本论》……你呢？

打石妹

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你懂吗？

彭 海

……

打石妹

那你肯定不敢唱流行曲了？

彭 海

敢！

打石妹

你敢穿喇叭裤吗？

彭 海

敢！

打石妹

(焦急地) 你……你敢当众与姑娘亲嘴吗？

彭 海

(为难地) 哈哈……

[郭守成隐上。]

剃头昌

(忍无可忍地) 我敢，来吧！(扑过去，打石妹闪)